易像鈔

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五　　明　胡居仁　撰

九卦

履 ䷉ 德之基　和而至　以和行

謙 ䷎ 德之柄　尊而光　以制禮

復 ䷗ 德之本　小而辨于物　以自知

恒 ䷟ 德之固　雜而不厭　以一德

損 ䷨ 德之修　先難而後易　以遠害

益 ䷩ 德之裕 長裕而不設 以興利

困 ䷮ 德之辨 窮而通 以寡怨

井 ䷯ 德之地 居其所而遷 以辨義

巽 ䷸ 德之制 稱而隱 以行權

九卦之序復是本心先之以履謙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其素履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

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恒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恒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自一縫一

罅即能入之矣 象山陸子

九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四不反對者五為乾者一尊乾也為坤坎艮者二為兌震者三為巽者五巽入也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其有坎坎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大難者晦其明故終於隱隱至明之極也憂患人之所時有即上聖大賢未有能自解免者乃其所以處憂患惟德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之至也 潛谷鄧氏

復德之本與基相似基所行本所存井德之地與固相

似固所得而守之地歸宿處

九卦首履辟頭便是發文王天王聖明上天下澤之分

凜然不易惟履其素至義章本清曰九卦首履繼謙

履象一陰明上下之分説而應乾履虎尾而不咥用

六永貞以大終於履三一爻見之謙象一陽得遜順

之宜内止外柔為君子之有終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於謙三一爻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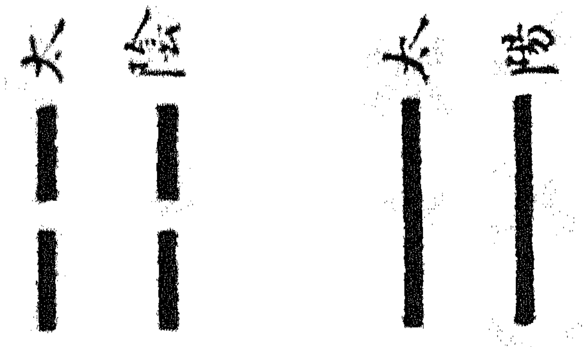
履德之基朱子曰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樑柱方有頓處

瞿九思曰文王由履至謙純然以一敬緝熈無間以至於巽此所以為亹亹之文王由履和而至謙尊而光以馴至於巽稱而隱渾然不露而人莫有知此所以為穆穆之文王

履謙乾坤人位之交人道之立一齊来底坤之三交於乾之三為履乾之三交坤之三為謙俱一陰一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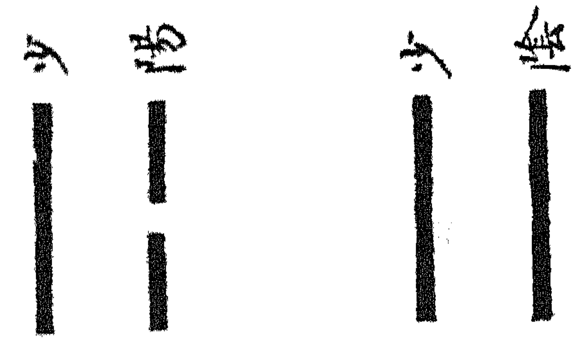
主履首明上下尊卑之分謙盡忘功勞矜伐之心至於謙之三下而為初以止翻動時時處處无用不謙又時時處處无有不自知之時又无非夜半雷聲戒謹恐懼之流行是之謂復次恒損益困井五卦俱三陰三陽之分无用不平終以巽无之非柔巽謙抑之為完結謙字一案以明天澤之分此作易聖人所以處憂患之道憂患人所時有也聖人處憂患且如此餘可知矣

四象珓圖



太陽今謂之陽珓俱仰

太陰今謂之陰珓俱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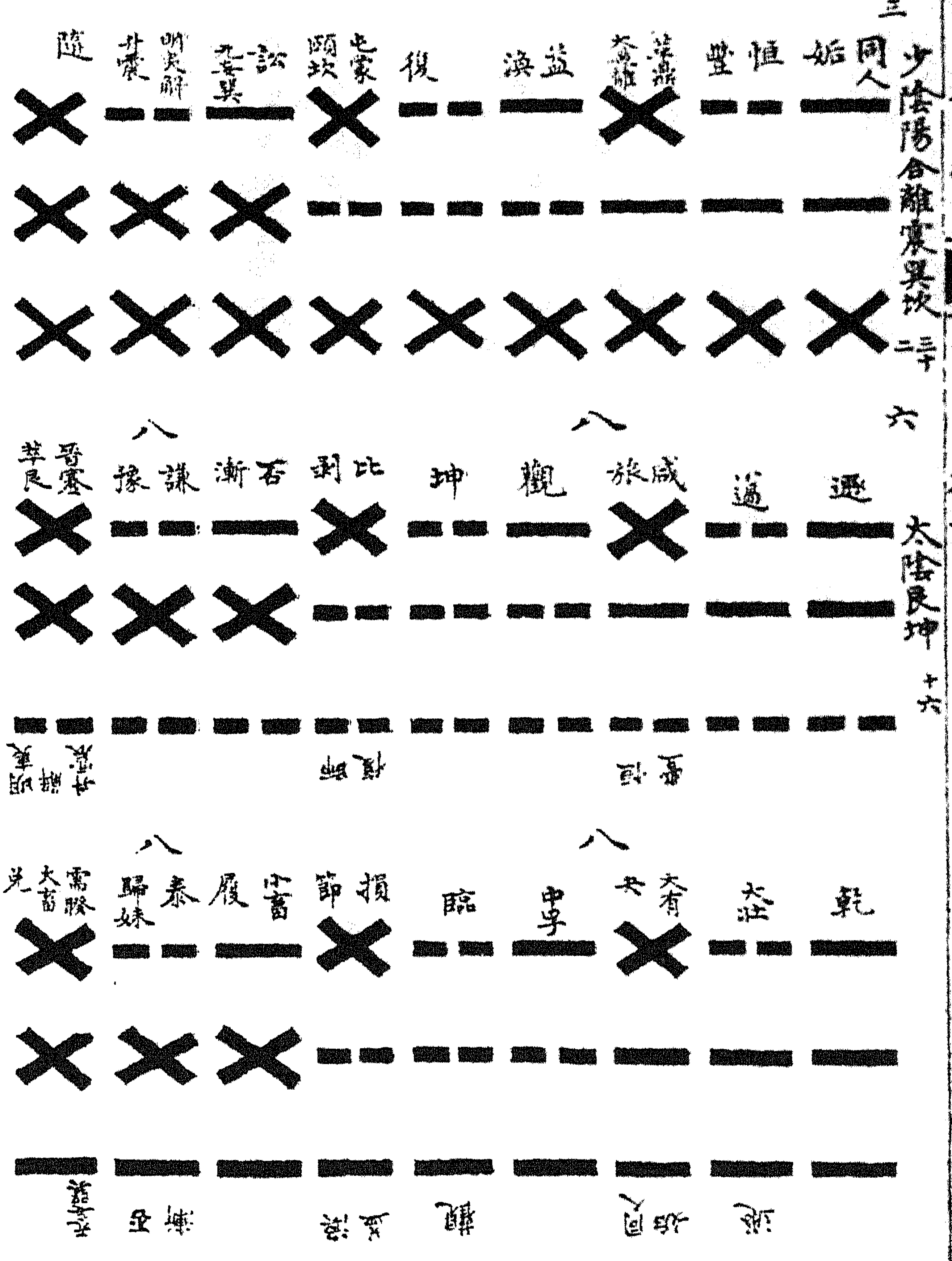


少陰

少陽今謂之勝珓一仰一俯

此羲畫傳下兩儀四象占三之
明成卦而六十四卦具于其中

四象玟卦全圖


三
同人
少陰陽合離震巽坎
二十
六
姤
恒
豐
益
渙
復
訟
隨
遯
過
觀
坤
比
否
漸
謙
豫
太陰艮坤
十六
八
乾
大有
中孚
臨
損
節
小畜
履
泰
歸妹
需
大畜
兌

邵子曰三才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爻之二十七三三而九也約之十八倍三而六也爻易之交以交故名爻也陽與陽交為太陽為乾兌之卦十六為爻九陰與陰交為太陰為艮坤之卦十六為爻九陽與陰交陰與陽交為少陰少陽為離震巽坎之卦三十二為爻九二十七通乎六十四六十四而三之即二十七易有真數三一陰一陽之列與一陰一陽之交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太陽九

少陰少陽七八太陰六古法七八不變陰陽交於中也九六必變陽主進九進之極陰主退六退之極陰陽太於上下故遇九必退而用八以交陰初非變九而為八變陽而為陰遇六必進而用七以交陽初非變六而為七變陰而為陽易窮則變變則通九六之變蓋以通陰陽之交之窮而常會合於陰陽之交之中也玟去聲效韻居效切音與酵同杯玟古者以玉為之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无曰不合交於二太中

此二太所以分為二兩二少所以合為一俗占用少不用老此乃所謂日用不知之百姓巳耳

張行成曰天地自然之理無出乎四象者孔子混四者太極也故億萬世不可易 闕

朱子 闕 以四起數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又曰想他看見天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羲皇初畫分兩兩交成四四者兩之分兩者四之合天地萬物之理兩對待四流行便無所不

畫羲畫原来如此初不是康節撰得出
生數則一二三四分陰陽太少以成數則六七八九
分陰陽太少一二三四生數屬陽順數九八七六成
數屬陰逆數謂九餘一八餘二七餘三六餘四謂一
函九二函八三函七四函六俱無不可
四象不言五皆自五来四象不言十未嘗無十至於二
三居一四之中二三合為五一四亦合為五七八居
九六之中七八合為十五九六亦合為十五五洛書

之中數十五河圖之中數中無往而不在十五無往而不在固如此

一二三四四象之位順布六七八九四象之數逆布九用八為退數一用二即進位九一成十二八成十未甞不是此位此數六用七為進數四用三即退位六四成十三七成十未甞不是此位此數進何進退何退總以義命為權衡方謂之進退不失其正而深於消息存亡之理

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為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為主少陽變化十六象以巽坎為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為主邵子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

陽珓九即四象之太陽通乾兌之卦十六陰珓九即四象之太陰通艮坤之卦十六二太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陰陽貞勝之珓九即四象少陰少陽之合通離震巽坎之卦三十二二少陰陽之雜合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朱子曰四象之數乃天地之

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玟法者四象之數自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俱括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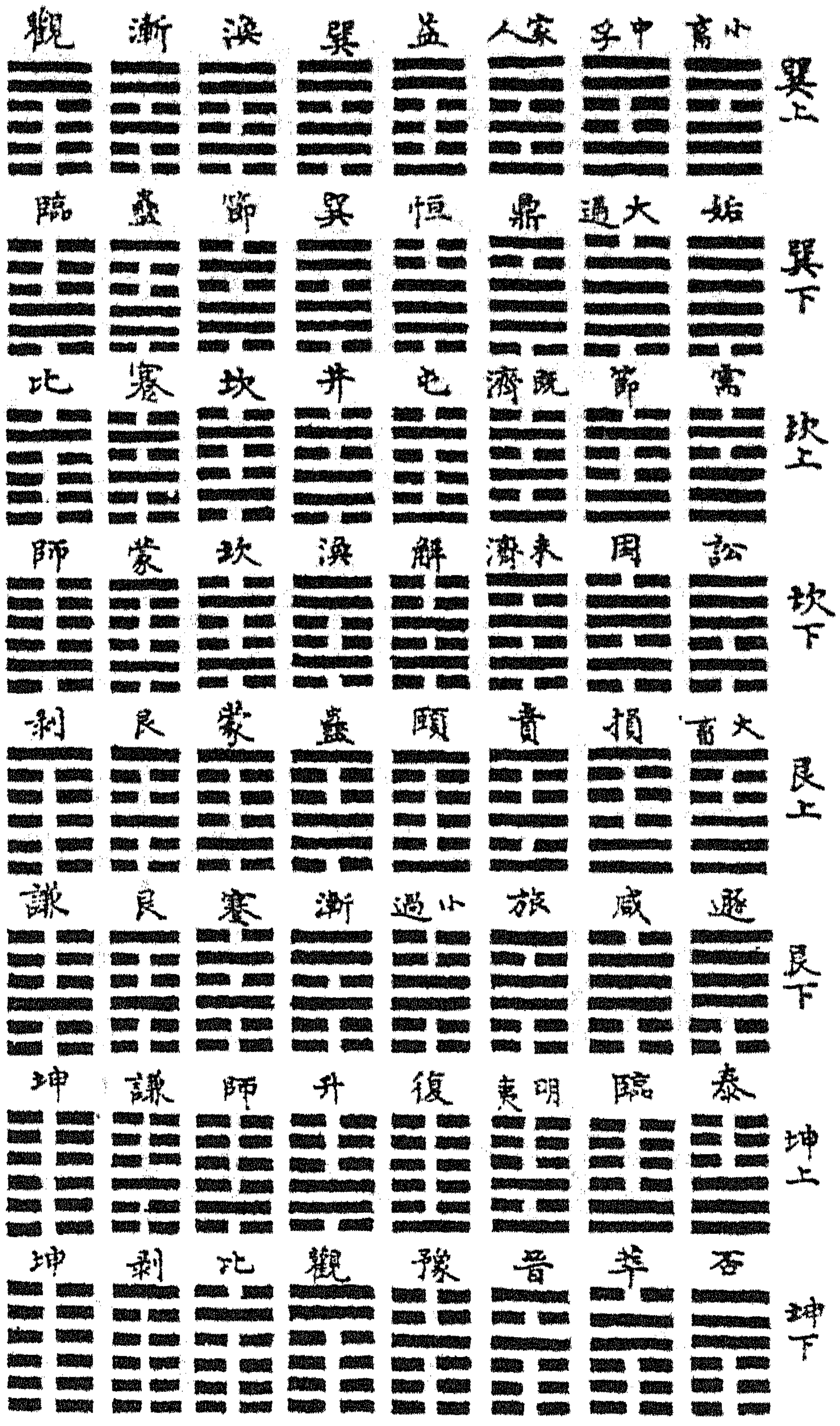
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玟法也

二十七反履之止成十八十有八變而成卦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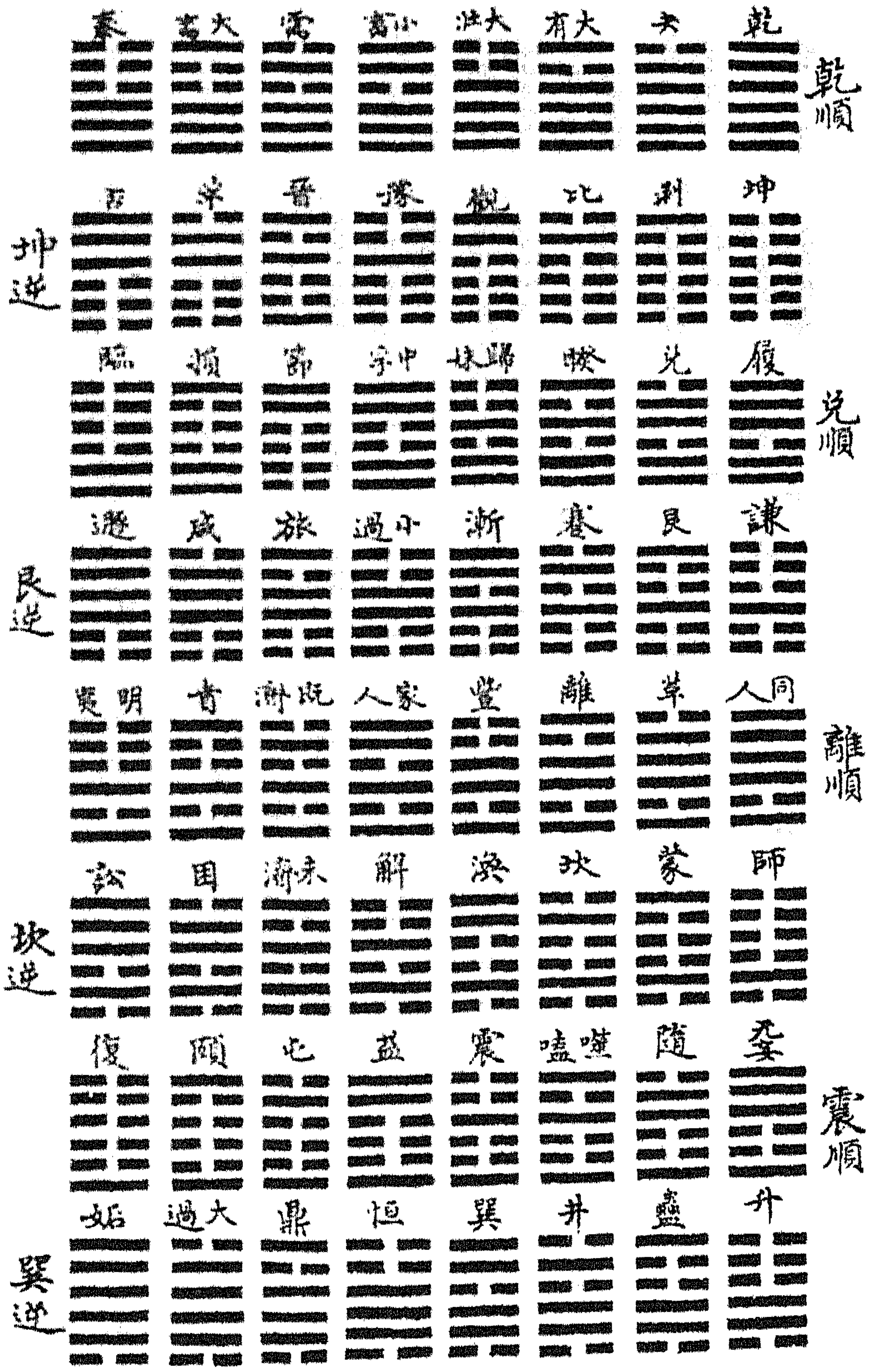
八卦上下

乾上	乾	履	同人	无妄	姤	訟	遯	否
乾下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兌上	夬	兌	革	隨	大過	困	咸	萃
兌下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離上	大有	睽	離	噬嗑	鼎	未濟	旅	晉
離下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震上	大壯	歸妹	豐	震	恒	解	小過	豫
震下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相綜全圖


巽上
小畜 中孚 家人 益 巽 渙 漸 觀
巽下
姤 大過 鼎 恒 巽 節 蠱 臨
坎上
需 節 既濟 屯 井 坎 蹇 比
坎下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艮上
大畜 損 賁 頤 蠱 蒙 艮 剝
艮下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坤上
泰 臨 明夷 復 升 師 謙 坤
坤下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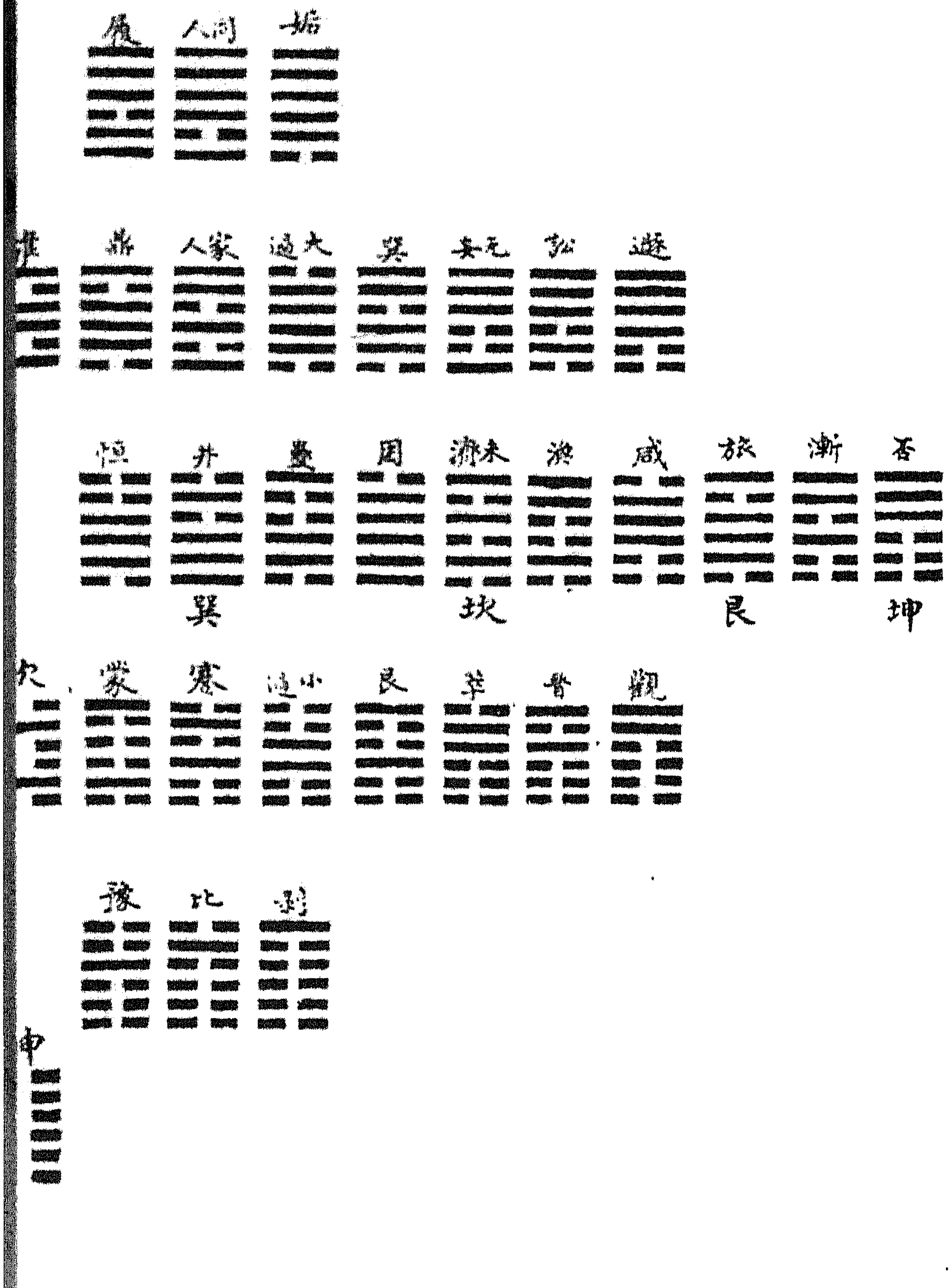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


乾順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坤逆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兌順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艮逆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離順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坎逆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震順
無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巽逆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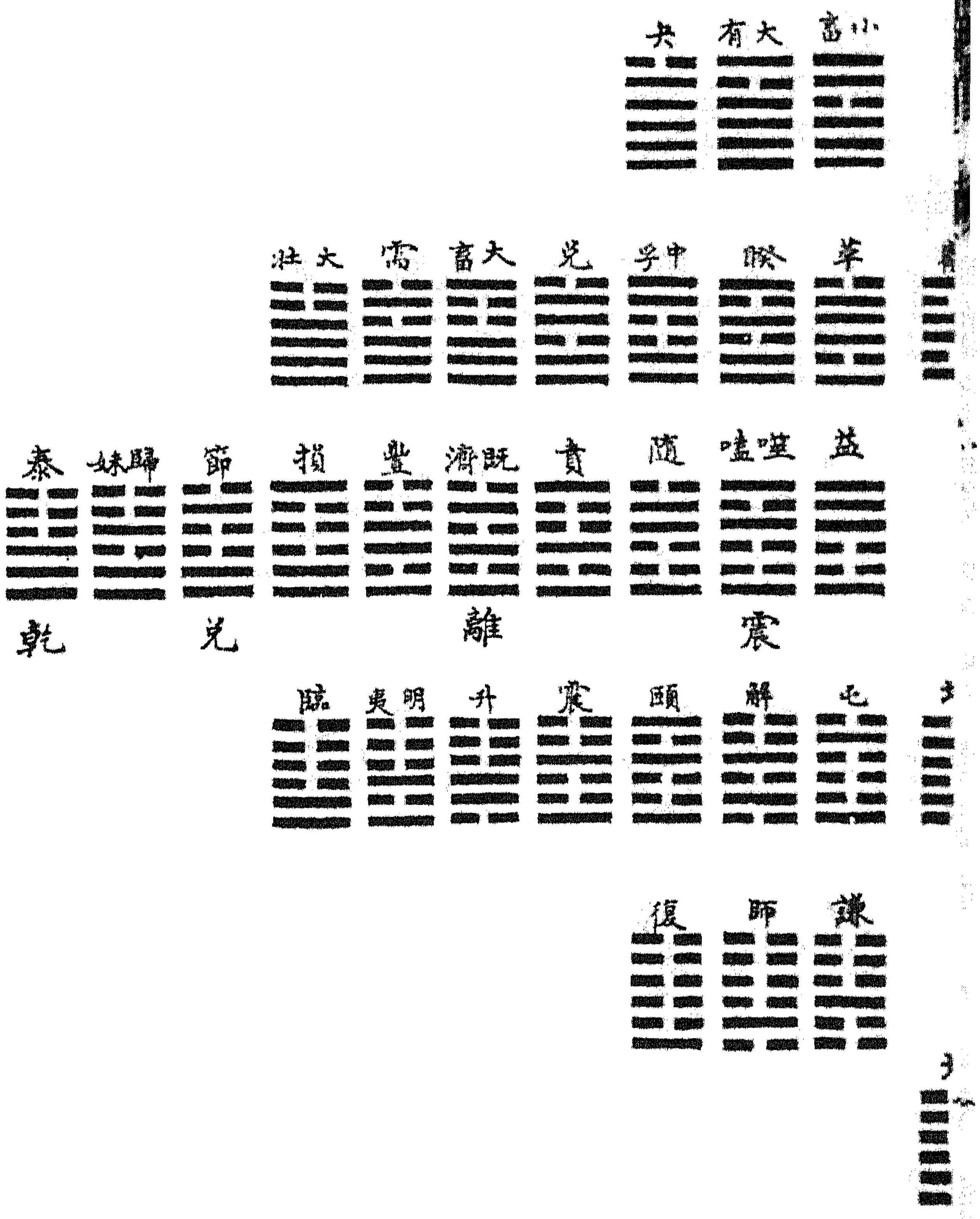
八卦變遊歸宮之圖

	不變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遊	七歸
乾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晉	大有
坤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需	比
兌	兌	困	萃	咸	蹇	謙	小過	歸妹
艮	艮	賁	大畜	損	睽	履	中孚	漸
離	離	旅	鼎	未濟	蒙	渙	訟	同人
坎	坎	節	屯	既濟	革	豐	明夷	師
震	震	豫	解	恆	升	井	大過	隨
巽	巽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頤	蠱

陽生自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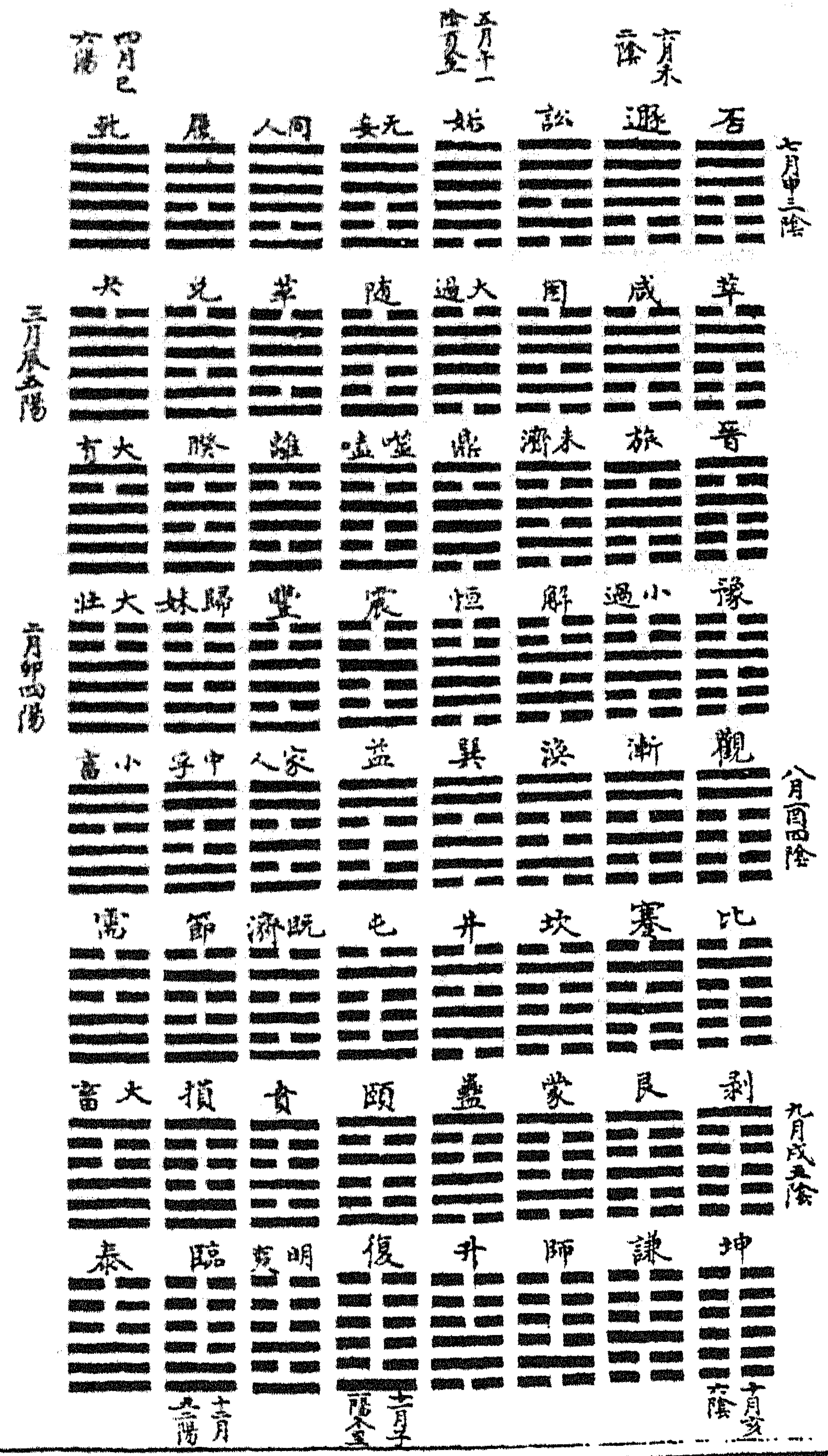


消自上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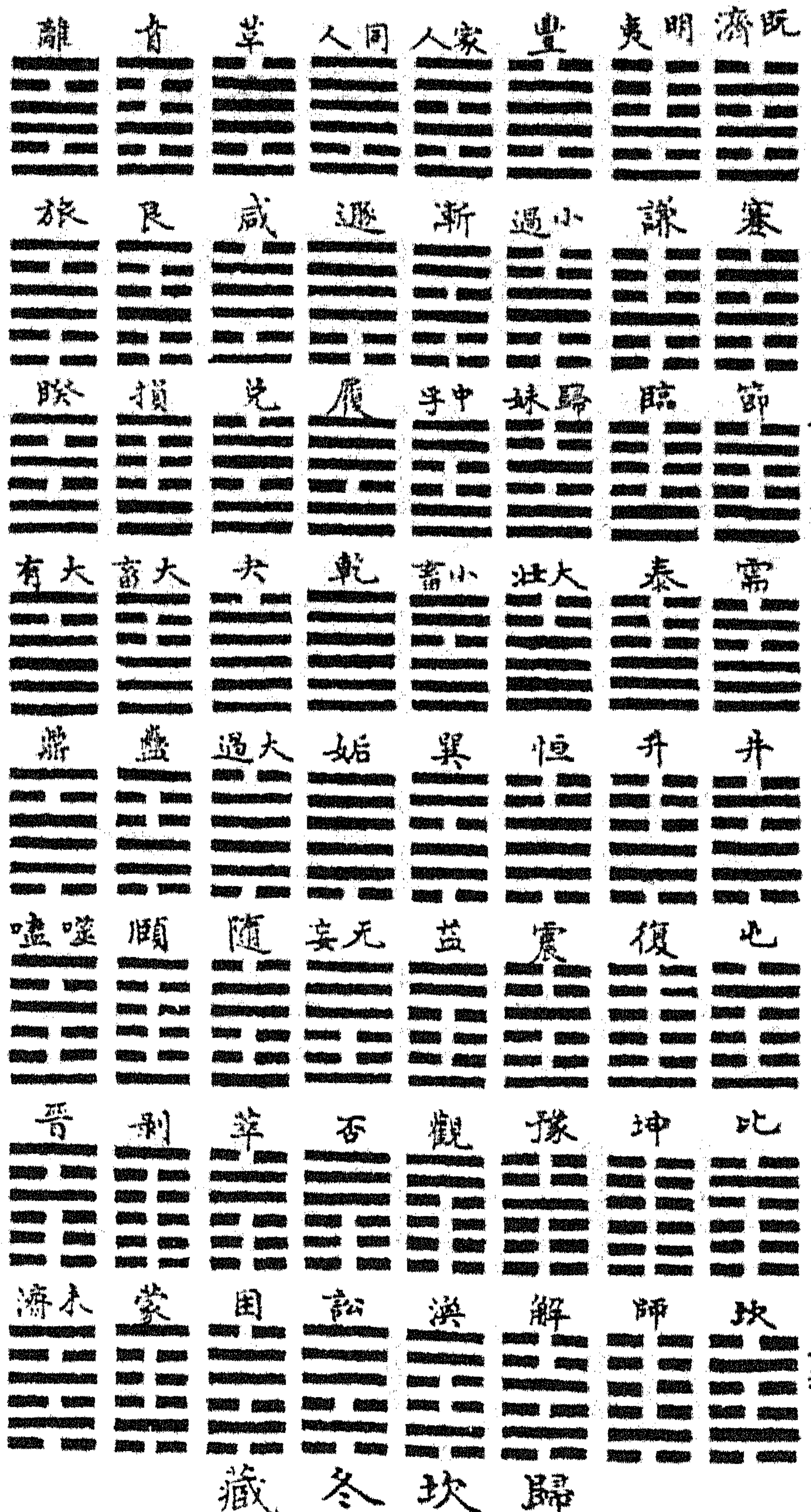
重卦先天後

先天自上而下為順為消



天消息全圖

見離夏長



入兌秋肅

先坤後坎同位

歸坎冬藏

出震春生

先兌後離同位

後天自下而上為逆為息

前河洛先後合圖以先天八卦竪列自乾至坤為順數為消體以後天八卦竪列自坎至離為逆數為息體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出孫闡斯說後見瞿氏九思重定先天一方圖其言曰舊圖以乾起西北坤終東南惟正月之寅位當泰七月之申位當否其餘俱與月卦不合今以乾始東南坤終西北然後十一月之復果在子十二月之臨果在丑正月之泰果在寅二月之

大壯果在卯三月之夬果在辰四月之乾果在巳五月之姤果在午六月之遯果在未七月之否果在申八月之觀果在酉九月之剥果在戌十月之坤果在亥始與方位毫髮不爽此與竪列先天八卦自上至下不期符合因為更布後天重卦一方圖則先坤後坎同位西北先乾後離同位東南凡離内外十六體列東與南為春為夏凡坎内外十六體列西與北為秋為冬乾坤退處坎離中天地以交

而用事陰陽調寒暑時亦與豎列後天八卦自下至
上不期符合舊止有先天方圓二圖别無後天今
先後方圓俱備重復更定總無撰造而天地人物
之理愈玩而愈無窮云

繫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後天卦圖家人同人並列正南其人乎非其人乎
學者首宜醒目

先天圖震巽恒益為中心震巽皆木木屬仁

孟子曰仁人心也於先天一圖見之後天圖乾巽小畜姤為中心乾為天巽為木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於後天一圖見之先天全體體即用後天大用用即體先天後天原無二圖道心人心亦無二心道心曰微雷風方寂而涵於静無人心曰危乾巽相遇而形於動有世有不知仁為人心或知心而不知性復不知天者宜

於此詳考焉

䷀

易以卦象發揮人道乾之象曰元亨利貞明人道之乾也今輙以元亨利貞歸諸天劈頭誤起

元亨利貞四字缺一便不成其為乾道四字全大段已是一部易了

元亨利貞是四象始而亨利于貞便是二象合之為乾道又只是一象

聖人從資始處就說統天之統之皆人也如父母受人育養恩生来子孫方受氣成形已是其人育養之所及矣單謂為父母所生可乎又如五穀豈不是天施地生然收藏之者人播種之者人人蓋要天地施生之終而又原天地施生之始矣統得来故御得来統御得来故終始得来終始得来故統御得来此所以為三才之道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三才合一統天之雲雨雲行雨施

天下平此却單是聖人御天之雲雨

大明終始從資始處已有人道故不至此纔露出人來

大明終始有乾元為之始匪大明莫為之終其始人有

精深大明者有粗淺小明者到大明便是與天地合德

之大人大明大人小明小人不明日用不知庶民去

之名人與禽獸無異者耳

乾元從頭說起乾道則原始要終以為質者

資始流形何嘗不是乾道變化只到得聖人乘龍御天

後變化方全故性命由是各正太和由是保合元亨合言三才之分量故曰統利貞專言人道之能事故曰御利貞者性情也原始要終有聖人以為之正合性情而無不得其正故從初無失謂之乾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即聖人即乾始故曰大也

潛龍一爻聖人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龜山先生謂他卦爻皆當如是推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也

非天下之至健者不能潛

潛龍不易乎世於世道何賴然是兒根真種子與徒隱之士霄壤不同正世道之所深賴也

六位各為一位六龍原是一龍或曰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古今無一遯者方是潛龍此以潛言潛也既曰潛時所乘乘秋冬而潛為時乘春夏而潛夫豈得為時乃以一通六則有潛之潛有見之潛有惕之潛有躍之潛有飛之潛有亢之潛有潛而潛

有潛而見有潛而惕有潛而躍有潛而飛有潛而亢或謂以潛為道者和光混俗而不以可法可則之迹示諸人又謂非混迹於凡流則寄情於物外名教之所不能束如此則豈所謂龍德而隱者乎無有不賺入異流去

乾即☰之象只一奇已象乾然必三畫而後三才之道備必六畫而後兼兩之道全非於一畫有加

大明乾之體終始乾之運即天即人更不分别

終日乾乾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徵驗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如天行決定不缺一時缺一時不成其為天缺一德不成其為德不成其為行不成其為君子

乾卦中爻天田人淵俱著箇在字最重君子依乎中庸全在人字得力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聖

人勉人而思潛也

不君不師不相而以人稱龍此便是宇宙間第一等事業槩言人人可與能也特言人三才之道也

乾九三知至又知終乾上九知進不知退上三時位不同至當不易之理自然如此必欲上之知進又知退且謂至上唯宜靜不宜動此豈所以語上之為龍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以為有窮通易轍之象近之以伊尹出入於湯桀之間武王逡巡於孟津之會為應此

象乾六爻孰為桀孰為紂又謂天與不取亦是進修
失時更似躍出淵外去重剛而不中解曰孔子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而所如多竊國之姦重剛而不中也
文王上有商辛下有昆夷而所起僅百里之地亦重
剛而不中也三重二四重五故謂之重剛不中二五
其竊國之姦否抑五其商辛二其昆夷否上出五飛
之上故象亢解曰比干以宗臣剖心張仲以國老飲
鴆傷哉乎窮之災也五聖作物睹之大人固有如此

無道之象否

飛龍外又添出一神龍以推尊異教此漢唐以來所無

蓋由不知潛見惕躍飛亢盡六龍皆神無一龍不神

耳

龍言乘九言用皆有意味故羣龍而見有首亦是偏陽

强陽惟用九而見无首乃吉又曰乾元用九深體味

之真所謂太和元氣流行也

見龍正中飛龍中正俱已造位大人又俱曰利見大人

闕

是中未大與天德不為首之義

見龍在田玩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釋田字大有工夫

蓋治土為田之田不止以凡地皆為田也在天亦然

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方是在天分量

君子有龍德合天下而佃治之為在田合天下而覆幬

之為在天合天下之人為人而使人盡其為人為在

人以其深心極天下之深使人人研幾以極深為在

淵

乾坤用九用六之繫若如六爻皆變剛而能柔説陽變陰是九變則八宜云用八陰變陽是六變則七宜云用七若云九變則六六變則九占法又從無此例以六爻皆變為羣龍无首之象又遺却見字

萬以忠曰文王演易首提乾元呌醒人道人道立天地方有主提得人道明學問方有頭腦夫子贊乾元曰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者人也而以時乘保合首出咸寧歸之人道將人道盡情呌破更無三才之别又

曰人雖與物同生天一付精神命脈全體在人許多裁成輔相參贊彌綸事業惟人道為能是人即天地之心故三才全是人道

大明終始始即元終即貞終始即貞元不終即無始不始即無以為元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文序一正一反即天地貞元之理而每卦具有終始之義

以大明以下為聖人體乾事一膜之隔幾以千里

言大明首出不言聖人或曰大明首出非聖人而何近

之而終未得不露出人微意蓋聖人贊乾合三才言
乾道不單以天言乾道見乾道無非人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是乾總頭學問用六利永貞是坤
總頭學問亦頗不難明只九用而非用九便見羣龍
俱有首矣六用而非用六便永貞有不利矣用六六
上有一層乾也用九九上有一層所謂易有太極也
用六之人坤道即乾道用九之人立太極之脚開太
極之眼天下一人人人龍也畫一百九十二陽爻皆

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之羣龍安見乾爻之
六龍獨可為首也見有一龍可為首堯舜不與人同
人不皆可以為堯舜矣存有首之見棄一人於度外
非天度非龍德矣君子有終身之憂終身不忍以禽
獸待一人即此無首之見也故曰慮以下人故曰欲
並生哉蓋無首之見乃全體太極用事之見

品物流形龜山先生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言萬物先已提出人道今雜人生

闕 類又謂乃統天天亦在乾元資始中皆說易相沿不通之論

品物流形之後若無箇御天之人道以性命言則不得各正以太和言則不得保合性命不正情何由正利貞者性情也性命正而情無一之不正合性情而歸於正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合六爻以效天下之動天地萬物並無不正之情也

朱子謂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薰蒸故能成雨但尋

常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為之由是言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為之雲行雨施天下平則奚啻龍為之亦乘龍者之為之矣

聖人贊易資始統天御天等事屬之大哉乾元資生承天應地等事屬之至哉坤元所謂乾元坤元果乾坤儱統之虛稱乎抑三極造位之實稱乎學者要思得之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以用也如自強不息君子之健

君子之天行也若云健行在天而君子以之於己何

時湊泊

張闕　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

須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

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今按

一念纔是便為健為強而不息一念纔不是便為不

健不強而息更無別理

元者善之長等非解法乃言善之長為人之元嘉之會為人之亨義之和為人之利事之幹為人之貞

元以始萬物亨以通萬物利以遂萬物貞以正萬物目前常有此四象心天乃見乾道在我

亨者嘉之會兩美相接之謂嘉聚而為一之謂會亨已美至利上又言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利更美雖是種之美必開得花又必結得果方成其為美種耳利

貞者性情也人不到性其情總為不果之花

利者義之和利萬物也利天下也天道以利成物聖人以美利利天下總不以私其身後世但知一身一家之利是乃所謂害而非所謂利是乃利之惡而何可謂利之美是乃義之害而何可謂義之和

貞者事之幹木旁生者為枝正出者為幹通作榦潛谷鄧氏曰木冬惟幹華葉盡剝一實而已智之藏用也亦然又曰君子體仁非故體之仁實其體方達卿曰能不自利而以利天下無論急人而周之宰制有方

圖畫有等遠近上下內外親疎各得其所此以義利之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易筌君子之乾无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為乾

朱子曰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又曰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来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朱子曰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

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箇空殼

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
朱子曰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
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列貴賤者存乎位朱子曰因他這貴賤之位隨際慢說
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乾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
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聖人全體天德不以上在天為至下要有箇田中要有
箇人又要有箇淵無田萬物無生處無人幾與鳥獸

同羣無淵將至淺陋而於物無以容故必在田在人
在淵而後在天為全體天德之學
萬以忠曰九三乾學也業者日用功行之據身心棲泊
之所故曰居九三君子乾乾惕若思進德以大其用
必有所居之業亦惟在修辭立其誠辭庸言也立誠
言有物也惟子臣弟友家庭事使應酬唯諾之常修
省言辭體當自己誠意令有物而已蓋誠本人理人
理所見惟是言行言常易放故立誠須在修辭且如

接對尋常偶爾發辭不覺失謬如昔人云泥濘五寸須説一尺意氣動浮出真本位便已非誠而況其他故必片言半辭皆令當體從見在自心流出乃為真修真立何者修非為辭為立誠耳誠非在外即見在本分心通天地徹幽明貫古今隨處平滿總只是當前一念毫髮增損便為欠缺更復何論故思不出位言行皆庸乃所謂誠亦曰忠信知至至此知終終此自此默會誠源無論語默前後渾然一致則大人之

造也君子所以危而惕也

大戴禮女及日乎閨門之内及日猶言終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及日也夕惕若及夜也四與三同其乾惕進修無日夕之間曰及時日夕之互文也

修辭立誠人於辭說間心即是口口即是心並無一言不真不實別無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其乾乾而自強為何如大抵人不忠信先已害了心怯症言辭不實又重犯却口虛病君子先無此二病然後

於健字有步分可望魏莊渠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
若無真實心早自與理背了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人有實心必須做實事句句都是實話若容易出言
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
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
去之謂之修業古人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
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意一

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為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與時偕行天必行天之生物皆於行見之天時之行無已天行之時無已君子之行事與天俱無已

亢龍在六龍之世而做到底者也然已謂之有悔謂之

不可久若非此時定不到亢故繫足其義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後世臣子居乾上而不龍或卒於為虵虺只是有位有民有輔亢龍無位無民無輔雖欲退亡喪五龍不容其退亡喪然既無是三者雖不退亡喪其實是退亡喪此所以終不失正而為聖人

居高貴而无位差易辨纔見有恩澤自己出即有民矣纔欲網羅賢人君子出其門下而為之用即有輔矣

有是二者即有位矣後世龍德卒亡於公孫保傅之位只是未易到得那三無

或躍在淵淵隨躍有可上可下可進可退到處有淵至於上惟有上更下不得惟有進更退不得亦到處是亢徒以悔為災而疑聖人之無亢不知龍惡知易

乾初藏凡以主陰坤初凝凡以承陽即此亦可體認乾坤之元之意乾必有初潛而後有二見坤必有初凝而後有二動乾必專一而後直遂坤必翕聚而後發

散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主此立此

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統論乾德若云爻爻皆然聖人何以於三四皆曰重剛而不中於上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何待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又如乾六爻皆君德皆天位此亦是槩論不成六箇君可做一處就乾六爻明之君位獨在五餘五爻皆從龍從虎聲應氣求之水火風雲臣民事物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

也利貞者性情也程子曰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為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萬以悳曰古人有以篤實剛方廉潔恬退寛厚名者皆可謂成行不可謂成德德則在自己心性上理會銷鎔氣質之偏以復還性情之正形神渾然融歸中和乃為成德未有德成而行不備者也虞書九德洪範三德皆就氣質偏處涵養克治使

歸中和唐虞三代之盛上以此教下以此學並無他
說然其說德又只在事上見曰載采采世間虛浮一
種精神毫無著處
利貞者性情也君子涵養性情以成其德到利貞德纔
成性情纔理到至處
乾先天而天不違學問坤後天而奉天時學問震坎艮
皆屬乾斯須不健不得巽離兌皆屬坤斯須不順不
得

乾知大始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太極圖主靜立極西銘繼志述事存順沒寧皆後天時奉之能事耳

大人先天而天弗違誠未易言大人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君子所可幾及但能後天未能先天惟能先天乃能後天

乾上兩言其唯聖人坤四曰天地閉賢人隱此乾道坤道之別亦聖賢分量之別

乾上亢龍有悔亢龍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不能為亢龍

而猥以有悔為疵疑聖人之無亢誤甚

易中有兩高有乾上無民之高有盡上不事之高盡上

君子可能乾上非聖人不與

乾三惕二前固未易安乾上悔五上更不易處

羣龍無首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

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

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名尺

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噓氣成雲因雲以蔽其身

故不可見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爪一尾唯頭不可
得見用九見羣龍无首是實象又龍之亢有逆鱗一
尺不可犯亢龍升而不能下為逆故有悔亦是實象

易像鈔卷五

易像鈔卷六

明 胡居仁 撰

䷁

乾元亨三才合一利貞專言南面大明人道坤元亨乾坤合德利牝馬之貞專言北面應地人道

乾坤雖無二元然乾以陽為元坤以陰為元其判天壤隨乾元所施之處而無不至故曰至哉坤元如乾有施而坤不至即不為順不為承而物無由生矣

玩資始資生二資字萬物自始自生自性自命乾元坤元亦特為資之巳耳人固可不自豎立而成位天地之中乎

坤陰以乾陽為主無敢耦之為朋故東北喪朋明有主也若西南無朋陰之於陰柔之於柔臣之於臣子之於子婦之於婦更不可與合又成甚學問

安貞不擇地而安得朋以代乾也失朋以從乾也

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是專以東北

為利也以坤常藏乾之半必反之西南乃終有慶又專以西南為利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資生者否

君子有攸往往坤道也婦事夫臣事君俱往故坤三言地道妻道臣道而不及子道子雖父在来者耳来曰知曰察往曰數曰彰已有辨小往大来泰大往小来否更不容混

凡剛本在上者在下則上凡柔本在下者在上則下乾

剛自下而上為大為元亨利貞坤柔自上而下為元亨利牝馬之貞屯自下而上蒙自上而下皆倣此

坤舉西南東北以離坎為正中西南恰得本位東北所當止之地不言西北東南避乾并及巽也坤道君子之慎於攸往如此西南三女屬焉合之為朋不為母東北三男在焉尊之為主不敢朋西南得無不盡之分矣東北喪無不安所止矣如是而更有失脚之事貽千古之恨者無之矣

專言乾坤自在其中專言坤不以乾為主又成甚義理

以故坤六爻之陰膀初来定須因霜而堅凝極上来

定須稱龍以血戰二直方五黃裳三含章四括囊真

若天威不違顏咫尺然此坤道所以為順也

乾重元坤重貞乾元原其始而亨利貞為之終坤貞要

其終而元亨利為之始

程先生詩道通天地有形外乾元通乎氣外坤元通乎

形外

天以神用言行地以質用言勢九即天行以奇六即地勢以耦纔耦便有高下尊卑纔有高下尊卑便不可不順故地言勢而名坤

陰始凝凝成也定也冰堅也陰所患惟不凝到堅冰纔凝子孝臣忠纔成纔定而永無亂賊之患故言順

姤初金柅之繫即坤初堅冰之至故曰貞吉

春雨至而發生秋霜至而堅凝一般是承天之順然春生邊屬陽不屬陰故乾全體以雲雨明健坤原始以

冰霜明順

隕霜不殺菽無冰春秋皆為記異然則時霜而霜時冰而冰應嚴凝而嚴凝應寒沍而寒沍在天為正令在人為正道故曰雨露霜雪無非教霜天之教履初之順堅冰至滴水點凍至於腹堅馴伏而致極其順也文言堅冰至象言至堅冰以堅冰為至而至之自初也陰承陽如是始謂之凝始謂之順若履霜而堅冰不至仍不為順此孫聞斯說實前所未發

堅冰至原始有終無成從中有終以大終要終有終

尹伯奇履霜中野幾有坤初之順只自沈便不是堅冰

之至

六二之動直以方若說六二之静便不是直以方了又

如或從王事若說必從王事便不是知了又安得為

光大

履霜堅冰句至句觀象解甚明霜上加冰斯之謂馴致

其道斯之謂至凡女待男士待君辟初來俱先不可

無此操履

陽濡則露陰結則霜陰沍斯冰陽解斯泮喜不忘勞不

怨用則行舍則藏子事父臣事君能如是斯免於爲

賊爲亂故聖人訓人早辯

處女寒士不春溫霜不解肅不東風冰不解堅原始履

霜從中括囊四隱是已用復隱總無改於冰霜之素

陽不舒千年有凍色時未至没世無榮意未夫是謂女

貞已夫是謂婦順

君終無代父在子專俱不霜不冰而逆莫甚初不待操刃然後名為亂賊

曹彬事周世祖為引進使典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余行之曰陳橋之變甘心北面不欺於酒而不能不二於周也茲所謂履霜而堅冰不至者

唐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曰王承宗無可書

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
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
豈忍為此哉此亦履霜一義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
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公不下筯留守子
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
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讀書南都時

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餐却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何如二公之操又履霜一義

王文正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羹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甞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易之

余行之曰美珠之受無乃與剩菜之味異乎銀器之

易無乃與還帶之風殊乎以文正之賢而晚節猶若
是與寇平仲能決澶征而弱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
檜而不能忍於黎渦玆皆所謂履霜而堅冰不至者
范質仕周為宰相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嘗謂同列曰
人能吸得三斗釅醋可為宰相寇準年三十餘太宗
欲大用之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菔以
反之未幾髭髮盡白準已不霜質更亂霜
龜山先生曰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

作何用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梁伯鸞少孤嘗獨居而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受人熱者也脚下無霜有是乎

嫌疑不處稍有嫌疑必戰必血嫌疑之事且無況其實有悖逆之事乎夫如是以子方可謂無一念不在親

而免於賊以臣方可謂無一念不在君而免於亂
諺刀刀見血又有言一摑一掌血我這裏是鼎鑊刀鋸
學問皆坤上之戰之血
說卦傳帝出乎震戰乎乾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
爭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月令言爭如陽至而陰
不為伏則陽爭陰至而陽復為慝則陰爭此陰陽無
辨之爭漢儒之言也易言出震戰乾既為標出帝字
又以震陽起於全陽之後為出以乾陽要於全陰之

終為戰此陰陽有辨之戰聖人之言也

公將不利於孺子此周公之疑之嫌我之弗辟無以告

我先王此周公之戰東征此周公之于野天動威破

斧缺斨此周公玄黃之血王出郊天雨反風此周公

之天玄而地黃

畧有嫌疑必戰必血非大賢以上不能此所以為坤上

坤初凝必冰所以堅其始坤上戰必血所以厚其終三

章必含無成有終有成必無終矣四囊必括无咎无

譽有譽必有咎矣譽稱美過實聲聞過情君子所恥
況在隱閉時位豈不為害無譽閽修之至其行有常
之至象故言謹不害
坤彖言含弘光大二言直方大三言知光大用六曰以
大終此坤之德合之大耳坤之稱大稱元猶妻以大
稱配以元名相似
朱子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恕為坤道克己復禮
禮卑如地惟卑法地健雖在己盡忘其己此羣龍无

首之見無非取諸人而盡舍其已者故曰乾道主敬行恕以乾為主以已為承無敢不敬而强恕以行此利永貞以大終得所依歸能不失已者故曰坤道

乾无首坤不可無首乾不為首坤不可莫為之首乾見无首然後能通天下之至變盡天下之至精坤知有首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務

易用九六以圖書生數言九天數一三五之積六地數二四之積以圖書成數言除十不用陽主進九陽進

之極數陰主退六陰退之極數以著策言乾用九九者三奇之變四九之分坤用六六者三耦之變四六之分圖有十書虛十用九虛一圖書之中之一乾奇宅中之體用六虛四圖書之中之四坤耦四隅之體以圖書分體用九六用圖中之十五體即用不用原為用一四不用書中之五用即體用原有不用以參兩言九參天之數六兩地之數用九以參天用六以兩地九六用而天地位易之所謂成位乎中者此

乾元即太極坤元即乾坤上稱龍即乾龍馬貞曰牝龍戰曰血不言牝以血見也象曰馬爻曰龍馬八尺以上亦龍也龍神物民咸用之之謂神初為霜為冰二為直為方三為章為含四為囊為括五為裳為黄能大能小能幽能明龍之能事皆坤所自有非至上然後稱龍士窮而節見坤窮而龍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為永貞之利也總言龍六原通一陽性無疑陰性有疑動直無疑動闢有疑潛疑見疑惕疑

躍疑飛疑亢皆有戰也不稱龍似無主不稱血猶無戰也乾初稱氣坤上稱血一原始一要終互見也坤以乾行陰以陽行血以氣行乾初藏坤初凝氣凝與凝也乾自二見至五飛坤自二動至五黃氣行與行也上處乾坤之窮亢似氣鬱疑似血滯稱龍稱戰稱血似氣血兼治實則陽先陰後氣主血從陽氣震盪陰血必隨以通流故龍戰而曰于野陽饒而氣遍布四支也其血而曰玄黃陰乏而血震動流行也震為

玄黃是也潛藏以原乾始玄黃以厚坤終人身血氣得理之時其即九六成用乾坤成位之日乎

坤初履霜脉絡從乾上来陽極而亢定是淒之以陰君父有亢定是臣子之霜雪而非臣子之雨露坤初順始不從春生處起脚惟從秋肅處起脚肅之以陰而無敢不肅寒之以霜而益其為寒直從脚底著實踐履從霜上更加凛冽寒至骨徹凍至腹堅夫是之謂堅冰至文言堅冰至若天時自至象言至堅冰乃由

人必至之劈初頭有此霜嚴至持冰堅大節何歲寒
不可涉何窮冬有足虞原始堅冰真是霜雪無非教
要終血戰雖於疑嫌亦不處是為臣子忠孝之極致
然於臣子分義曾無毫末加也所由與亂賊有辨唯
此坤道之所為順唯此
乾用九六在其中坤用六用九之二耳其一六不得而
用亦非六所能用用九直透乾元故乾元稱大用六
但可至乾故坤元稱至後天乾六坤所至之乾耳與

乾一之元微有先後一層之隔

坤德定是方不可員定是有常不可無常舍方覬員舍有常覬無常無不立敗

脚跟無霜不秋而彫面孔無血見敵輙走

乾初潛藏坤初堅凝此兩爻非止乾坤六爻乃三百八十四爻全體根基

禮決嫌疑嫌疑之際君子不處陰疑于陽必戰決不處其疑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龍決不處其嫌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決要血決要離其類有西南之得不可
無東北之喪夫玄黃者天地之雜物相雜故曰文此
坤之所以為文天玄而地黃天地又原是分清理白
此坤上終極於順之能事
直在乾方在坤直正之義方之猶形影敬以直內直是
原来本體敬是合本體工夫禮哀公問弗敬不正不
習無不利通習坎之習坤二習不直坎不習無大終
之日

首出無首乾道得朋喪朋坤道乾不首出與庶物為伍矣乾有首全體非乾矣西南不得朋乾坤不列矣東北不喪朋坤不承乾矣得朋而曰乃與類行喪朋而曰乃終有慶何乾以奇立坤以耦行巽離兌皆坤朋也何以西南言得得兌與行所以承艮得離與行所以承坎得巽與行所以承震合之皆為坤承乾何以東北欲喪喪巽成歸於震而巽乃終離喪成歸於坎而離乃終兌喪成歸於艮而兌乃終合之皆為成歸

于乾而坤乃終譬之順妻事夫以宮人逮媵娣和妯娌事非一端皆得朋而謂之與類行無攸遂在中饋一無其功惟夫之功而夫功是終一無其能惟夫之能而夫能是終皆喪朋而謂之乃終上當無成有終之終如朋猶未喪是以必戰必血

易筌坤二曰不習不與其類相習也乾二言學坤二言習欲明論語學習之義者考此

周氏弘綸曰用上九非十分之聖神不能用上六非幾

聖之大賢不能以極陰對極陽處極陰猶難為力也管登之曰乾坤本無二元而兩儀既分則坤非受乾元之元為元而生六子故坤牝馬也亦牝龍也又曰吾人德性有小疵氣質有微滓便是血又曰本德性猛鍊氣質豈非戰乎化形色渾成天性豈非戰勝乎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大指乾元以大終謂以乾元之大終也又曰坤用六以卦變言可言小始大終以卦德言直是以大始以大終蓋無極之先上有一箇

太極之虛象而已一生二二生三而後可以始萬物故乾以三奇成卦其最初一畫即乾元也坤之六畫即開乾之三奇而耦之若分乾元之半以為元者元可分乎哉既列三才之象即分矣坤元即乾元所以坤龍即乾龍不害兩元兩龍之稱也此中含有二義一指無物之先一指有物之後一在三才之表一在三極之中也是坤原以大始亦以大終而中間雜有陰邪許多變態非戰不能還元故曰大終亦權辭也

何哉乾坤可分大小而乾元坤元何可以分小大用九冠以乾元用六不冠以坤元以此又曰坤對乾雖有淑慝而坤元之得統於乾元自始至終永無慝故曰夫乾天下之至健夫坤天下之至順健順之用顯則淑慝之用藏而顯藏亦互相為用也

直方以直故方不直無方徐用中曰敬以直内渾是一團天理無私欲芥蔕其中而有倚著横邪去處則内外自然昭融如影隨形視聽言動人倫事物因時制

義即物裁成左右逢原觸處皆合故謂外方是即合外內之道

效法之謂坤六二所謂直直之謂正正之謂敬雖重複解說總是形容坤二自然效法成順之象故曰不習无不利

坤二含章可貞朱子曰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工收斂少間許多才都爲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

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爲害愈大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錢肇陽曰人臣事君只有一个不敢之心先束縛於名分而後漸可與明代終之義

敬者德之聚夫坤其靜也翕便是敬也朱子曰敬只是收斂來又曰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又曰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處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又曰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又曰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又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

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按坤二之所謂直方便如此

陰以凝為道不凝便不喚做順如草木之實箇箇結得堅凝聚那全陽生意在其中方始是活種會發生凝稍不堅無有不做敗種去陰始凝凝又要到堅第如薄冰猶未凝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徹骨髓為忠為孝為節此不是容易俱有那冰心在

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只下與凝兩字便是乾

坤合德全體工夫朱子論凝道云這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陰凝之凝亦此凡父道君道夫道一下足以盡之子道臣道妻道一凝足以盡之只有天道完全是下所以成其高明地道完全是凝所以成其博厚若一息不下便都上浮去了如何成得個天一息不凝便都下墊去了如何成得個地陽惟下然後能發生陰惟凝然後能收歛發生收歛原只是一氣

乾初潛不成乎名坤四括无咎无譽皆非人所易幾之事或止以沉晦目括囊殊失易旨

坤言囊與爲腹同義章見全坤化光之美囊具全坤承載之量初非淺小包舉事業

坤三曰含章重柔而處剛位之象若但以柔居剛而謂之含初與五皆然矣四曰括囊重柔而處柔位之象若但以柔居柔而謂之括二與上皆然矣

曰乾夕惕繫於乾三其實通乾六爻而皆有事無成有

終繫於坤三其實通坤六爻而皆有事此人道成位

乎中之義也

括囊無咎無譽劉氏曰有咎非括囊也有譽亦非括囊

也世之避咎而趨譽者衆矣不知譽且為咎譽成而

咎滋多無咎之道其無譽乎又曰括囊之道順天地

之閉而然時閉則閉無毫髮之私

知光大順臣順妻人有乾知以為之主故光故大

坤道之學用則含章有成非含無終非含含則括囊有

咎非括有譽非括含含括二端之外無以自立於世
坤五黃裳曰文在中離二黃離曰得中道文明闇然在
中總不絲毫外炫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龜山先生曰盡其誠心而無
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
此出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又曰人之生也
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直

言其正以此

或不敢自決之辭從不敢造始之意無成不敢有所專成有終有偶之於先必畢之於後可貞貞臣之理莫敢於此矣

坤道其順矣乎凡地道臣道妻道子道弟道稍不順無有不做成大惡去只看乾坤後屯蒙諸卦六二之難曰乘剛勿用取女曰行不順童蒙之吉曰順以巽利用禦寇曰上下順需于血曰順以聽食舊德曰從上

吉比吉曰下順從即一向背之間猶不可有毫釐之
差他可知矣

舜禹之攝原不曾南面原是相堯相舜是為坤五黃裳
之事

孤疑嫌三義皆於坤爻發之地道承天妻道承夫臣道
承君孤不可疑不可嫌不可

乾為馬乾卦不言而諸卦皆言之坤為牛坤卦不言而
諸卦皆言之六子皆乾坤之分也震為龍震卦不言

獨於乾卦言之乾之首出惟震震之首出即乾又獨
於坤上言之震為玄黃龍戰而曰其血玄黃政明其
為震龍耳
疑慼為疑鈞敵亦為疑天地二體地承天原一而不二
疑乃二二乃不一此坤上所以必戰
龜山先生曰乾之六爻有臣位坤之六爻無君位
坤六爻備極臣道初履霜堅冰節槩始事二直方三含
章四括囊五黄裳隨時位以為顯晦上龍戰節槩終

事

戰乎乾龍戰於野戰無兩義只是戰乎乾冠之以帝以八卦之主宰言如儀象之太極龍戰乃以六陰爻之主宰言坤之乾也于野何曰坤德方戰稱龍不可以方拘皆野矣其血何曰聖人明言猶未離其類故稱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類不當離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類當離矣至上而猶未離何云得主何云承天時行以嫌於無陽故稱龍所以別嫌以未離其類故

稱血所以離喪明類玄黃何曰聖人明言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乾坤成列天地各正初未有雜其雜六爻相雜雜物撰德從玄黃始也此乾坤以後入屯之象也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震為龍為玄黃坎為血卦也上又曰泣血其脉絡可見如此微獨屯嗣此六十二卦卦卦相雜物相雜故曰文皆玄黃成文之象也

坤上曰龍戰忠臣孝子之極致若說戰龍便是亂臣賊

子之大惡

乾坤之上皆曰窮乾上不是陽畫坤上不是陰畫坤上龍戰更不是陰將盡而陽來戰乾坤成列兩儀並運不能一息相無乾不可變坤如夫不可為婦坤不可變乾如婦不可為夫乾坤之上之窮乃其極處究竟處之時位乾窮亢而悔坤窮戰而血乃其極處究竟處之成能若剝復之交則陽窮於上而生於下夬姤之交則陰窮於上而生於下剝而姤則為陽畫而陰

来夬而復則為陰畫而陽來此兩物對待一氣流行陰陽之辨也

八卦原屬一體乾離坤坎尤為同位乾離一故乾曰大明終始明以離象坤坎一故坤初曰冰坤上曰血明以坎象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人處心若無雷雨天下之心即有經綸畫屬縱橫又何經綸之與有至誠經綸天下之

大經無非雲雷之能事

險在下震從上動動之易故解險在上震從下動動之難故屯

以震一索而得男為剛柔始交巽一索而得女獨不為剛柔始交乎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凡爻皆以重卦論遍六十四卦曾無有單指小成卦體論爻義者

萬物歸乎坎非震不出初震主坎四柔震初剛象交之始故曰剛柔始交坎五險中與初未合尚為坎險所

難故曰難生萬物始生必冒險難而出如草木之生
必有甲有核如胎卵之生必有包有殼甲核包殼皆
險中也乎甲穿核破包蛻殼皆動乎險中也
初利居貞四求婚媾此屯所以治伊川先生云某一日
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頴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
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
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頤

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按後世人才風俗盡不逮古無他只為上不下求而下倒求上習為故然耳

平常底道理便是長久底道理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不字似過奇象故以乃字為反常

民以鹿喻杜號山無定鹿

君子幾不如舍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皆謂之幾望也三以知幾待時之事

初利居貞二貞不字陳無已名師道一字履常苦節厲志自其少時傅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反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

後山集答秦少游書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冐昧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

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晩也
屯其膏如雲方合之象雲須解為雨不可貞雲貞則雨
必吝須是大解大澍小貞恐止於為沾沾之數點而
無以語於普天率土之濊澤故吉小而凶大
蹇上應三而曰來碩吉三止險之主來三來以止五之
險上有求於三非三有求於上屯四應初而曰求婚
媾初動險之主四求初往往以動五之險其象與義
亦甚分明說者多謂初求四四往初何居

女子貞君子幾這兩様時務非震體俱未易識得男不下女而女從之斷非貞女君不下士而士從之斷非貞士

屯二屯如邅如邅迍也俗作趂自後及之也初動主初能先二能後言二之分量亦能自後及初

君子幾不如舍舍亦三之功屯難未解誠以轟雷澍雨為功然雷雨不成日日作還須是止霽時節多五有解險為雨之象又有以險撰止之象以險撰止便是

雷雨既霽寧平無事之日屯三舍五為止以輔佐太
平為任豈非君子之幾人大怕強其所不能轟雷澍
雨是初之分量是初之能事二三則體剛而文柔戡
亂禦侮非其所長而寧平佐理亦其所優為耳
屯勿往貞其為動蒙勿瀆貞其為止
屯之中為成羣驚走之民曰鹿屯之上為窮棲叢棘之
民曰禽聖人目比上為前禽屯上同禽儆之矣
屯初盤桓按山石之安為磐龍伏而未升為蟠通作盤

桓威也辟土服遠曰桓當天造草昧之初辟五服遠威震域中惟屯初之能事以方伏而未動故象盤桓恐其不求而往故繫之利居貞恐上不知求有求又未必往如女子貞之不字故繫之利建侯貞曰居徹裏由衷存主安固之辭驚遠懼邇霹靂震動事業從豎砥横砫山嶽鎮定心術流出斯謂之利居貞斯謂之志行正

即鹿無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

守禁無虞無典守之野鹿如無統御之亂民

泣血漣如漣風動水相連成文漣即連也與蹇四來連之義同亦有連合於初而相須濟屯之意

初建侯上泣血前人詩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

屯爻三言乘馬孫聞斯曰物之健行不息者無如馬動而險亦無如馬馬言乘即剛柔合併而乘載之精神無刻可停女子之貞婚媾之求泣血之漣其精神全

於此貫屬者

四婚媾上泣血亨屯極險恐無二心迅雷轟霆淵底震動解之澍瀰天之雨四所媾也觸之流成川之血上所泣也雷霆所至無不為雨亦當防血若但為血民且何辜象言何可長若不免於血雖出震何能長得人可與長久此屯上為生民立命一腔血心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謂難生可謂以難而生可孟子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最深此意天所以厚人之生全在

一難字若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猶似失聖人
之意者
屯五屯膏之心即坎五不盈之心聖人雲行雨施之心
遍天下及後世曾不自以為足而況其動險之初乎
以動傷險危其險未易亨故十年不字以險乘動危其
動或失正故泣血漣如
乾坤以剛柔分故曰乾剛坤柔餘六十二卦俱以剛柔
為貞勝為分合屯蒙原始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蒙

曰剛柔接既未要終既濟曰剛柔正而位當未濟曰
雖不當位剛柔應俱可考見
乾剛坤柔一而二二而一息息相推相盪交流竝運方
成列方不毁屯於二四上俱言乘馬便其義馬無乘
壯先而牝不後牝承而壯無倡匪孤陽即孤陰匪偏
陽即偏陰譬之草木孚甲且無曰夭喬復何有
震坎相望之卦動免乎險曰解動乎險中曰屯屯二四
上之斑視坦途皆荆棘而況非坦途視軌道皆險阻

而況其險阻常凜朽索之懼常懷泛駕之虞長慮却
顧震動競懼時刻是箇盤桓居貞之心此所以為險
中之動
屯初以動主遇險利居貞貞其動思以拯險也屯五以
險主遇動五而貞貞其險不思善動矣膏澤何時得
下於民小貞吉大貞凶得其小必失其大如堯舜而
無揖遜雷雨何以滿盈乎唐虞如湯武而無征誅雷
雨何以滿盈乎商周凡為拘常襲故之動而不為警

世之震為一方一隅之雨而不為稽天之浸倶吉小
凶大之貞未光之施而屯五之所不取
三巳不為女子之貞五更無取小貞之吉三五同功之
義即於此可見時雨無霈而桔槔抗抗日月無出而
爝火熒熒屯五大亨貞之主也决不其然故曰小貞
吉大貞凶或曰小貞雷不驚人雨不破塊故吉大貞
初為疾雷五乃暴雨止為不崇朝之事而惡乎有滿
盈之量且屯物之始生亦不勝疾雷暴雨故凶

泣血漣如劈頭難到底不易人心惟危首發於虞廷自古真正英雄俱從戰兢中來也屯上之泣便其真血脉孫聞斯曰泣血漣如繫之屯上所以承乾坤之情意而通六十四卦之脉絡者全在乎此故戒慎恐懼是中庸徹底學問又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凡人生一難心即險途無非亨途生一易心則亨途無非險途剛柔始交而難生劈頭難到底且不敢易矣

故屯上之能事以泣血要終象曰何可長便是思其可長之善動

屯婚媾蒙納婦屯反為解曰朋至蒙反為蹇曰朋來就一身求之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皆婚媾之事而得朋之道謂與人婚媾而得人為朋亦天下原一家中國原一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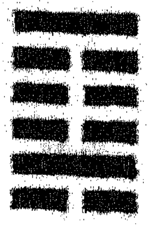
屯初四二五之為乘為婚媾也皆剛柔原始動險之交也三震終爻上坎終爻上乘馬三即鹿上泣血三無

虞此兩爻未交是以止謂之始交然合四柔爻而皆
備震坎之剛德是以於三特明曰君子幾言幾見三
雖即鹿應終不處乘馬下三雖無虞應終不處泣血

下

乘馬班如雲雷合而齊驅並駕迴翔徧歷周旋審視二
四上俱同心一德之人故其象並同惟二對五則貞
不字不如是不由其道不足與有為也四對初則求
見宜舉舉宜先上臣事君惟以人也上對三則泣血

雲勢之一開一闔雷聲之一疾一緩皆赤東所注皆血心所流夫是以雷雨有不動動必滿盈而屯所以大亨貞皆此



屯行正正在五中行以震動蒙養正正在二中養以艮止程子曰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坎之中不止為地中乃是天中故君天下之德澤師天下之道脉皆以坎中為正

劉彦冲蒙齋記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

山下出泉蒙章本清曰山者泉之源也

蒙亨彖曰以亨行時中言二先知先覺亨先在已因以其亨時行剛中以亨一卦之蒙蒙所以亨亨以二之

得時得中以其亨使人亨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渟水曰泠令作汚濁也蒙之再三瀆不論大小總是不流之水不流必汚必濁其何以告人其人何可告

山下出泉凡水皆下流惟山泉是向上湧出二震動湧出五與正應故曰順以巽三乘二遏止其出故曰行不順上應三尊之使行疏之使通故曰利禦寇故曰上下順不然以止而益三之乘便為寇

蒙三勿用取女萬以忠曰心源不淨一切皆浮即如讀

書會友近世儒者多靠此豈非好事但自無確實見處終屬流浪所謂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者也

玩屯卦要看個窮字三上不相為動終無雨也玩蒙卦要看個實字四初不相為止終成瀆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楊敬仲曰用正法以刑之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世以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又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又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未失道以退而生文吉不因乎進蓋觀三猶未可進以五所貴尚不在三也又曰漸曰進得位往有功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其何能為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聖人慮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明乎非人臣之位也又曰豐其屋自高大也蔀其家自藏蔽其家使人不得至也闚其戶閴其無人雖三歲之久亦不得見明其自藏之深

固也為人上不能謙虛禮賢自大自足至於此禍可
勝言哉
屯二柔不字之女子蒙二剛克家之男子此剛柔男女
之別
後世舉業之師與凡有名位而好為人師皆金夫也凡
務舉業而從師與依附名位而從之以為師皆見金
夫之女也
文義論近論應隔一位幾以千里觀蒙四獨遠實可見

見金夫不有躬全身倒入功利上去了如何站立得住

然僅曰無攸利但論其見如是遂無攸利耳若是歸

了金夫又何足啇而論利不利

擊蒙不利為寇就擊人者說利禦寇就受擊者說人無

刑擊益友鮮有不墮坑落塹而淪于險陷之歸者

蒙三頑冥不靈而必不可發然後寇視之然曰利禦寇

猶然包之心也包不足而擊有餘是先寇而先以寇

令耳故直謂之為寇

蒙四困不特自困直欲困初大抵四與三皆象之所謂瀆蒙爾雅水注澮曰瀆與泉蒙反五童泉蒙也爾雅泉源水濫泉正出沃泉懸出氿泉側出蒙亨二以亨行合一卦而為通流之泉五二正應五泉正出三四側出初[illegible]出人人之初皆泉而人人之筮不初再三瀆筮不克初人之故耳周子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静山體清泉體

蒙初曰利用刑人二有包有納有克專以儀刑感化為

事此所以為剛柔接此所以為時中上以擊為事即
利禦寇而不為寇與二去以千里
小子始達之愛敬蒙之山泉也瀆不得逆行不得三言
順欲利導而放之四海成人既充之仁義屯之雷雨
也宜滿盈宜光大其施三言班欲分布而沛之彌天
易筌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内障也見少有著即性之牿
必說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
有可欲即躬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

需于酒食貞吉這彌天之雲都是酒而盡天下之人可以飲而醉都是食而盡天下之人可以食而飽四出方為行雲上入將為收雲收所宜收猶不自為主而惟客是敬是為要終不陷不困窮之義

需上不速之客三人世人未易有其一須險精神到透項徹底方可與幾耳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屯雲似山出需雲似川出自山出

陽舒而多雨自川出陰斂而少雨小畜與小過之五皆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出西行東大抵多無雨諺云雲行東日色紅

雲上于天水與天並運也天與水違行雲下于天矣故需之酒食即雲行雨施之膏澤而訟之歸逋亦雲閉見日之光華需有孚天宇自如而外坎為上天之雲則外險化晝訟有孚天行自如而内坎為下流之水則内險瀉晝

君子以飲食晏樂范文正公曰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
便喫食不下矧有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是在大怖
中飲食安得可下也
陰凝上結則合以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為雨雲上于
天雲須天而後興天須雲而後雨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禽有信天公
需四出自穴歐陽公與梅聖俞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
頭地

需須乾坎相須以成德下三爻惟微防有惟危上三爻
惟危透出惟微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需須之
義最分明五曰需于酒食五為需主之義最分明
需有三解而義亦一需須也乾坎相須以成德也物稚
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人須險以成
德之健如須飲食以養物之稚也需不進即言其不
陷也于郊用恒郊亦交也于險有交但是遠耳遠非
常理不恒將凡事避難何所不至于沙便在沙中于

泥便在泥中沙猶砥礪之資泥乃污淖之物故小言
終吉而致寇可虞三泥疾垢初非陷穽四血憂患盡
屬生機自穴坎險何能穴人乃人自為穴便象做却
一箇安身窠座四無需血力量亦無望其能出上在
需極能如四之自出可知入于穴以能出自不為穴
故不妨于入能于險極中透出剛健来做得主人故
乾三陽亦稱客不速而来必敬之方未大失親仁就
道尊賢敬士如伐木之速諸父速諸舅見弟無遠方

是客固不可一日而忘速也五酒食貞吉一切險陷都是所須所養酒食穴之出入又不足言矣龜山先生詩人生無艱危君子竟何別天地一穽中逼仄身亦孤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地多風濤皆險在前之說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污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則于泥之說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則酒食貞吉之說

易像鈔卷六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包　涵